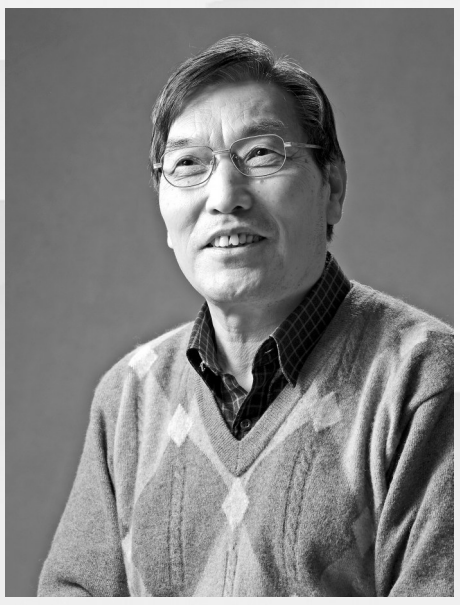

● 师银笙生前照片

编者按

师银笙，历任延安日报社副总编辑、总编辑、社长，延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，延安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，市委副市级咨询员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范仲淹延州御敌》、长篇传记文学《谢子长将军传》、散文集《我心最辽远》《银笙散文选》等。2022年12月23日17时，因病在西安逝世。为深切表达对其的崇敬和缅怀之情，本报特精选了一些各界人士所作的怀念性诗词文章、对其作品的评价以及师银笙本人生前所作的散文予以刊发，以飨读者。

悼作家银笙

艺霏

山寒水瘦疫魔狂，万街千巷冷寂荒。
忽闻师公驾鹤去，痛惜哀悼多悲伤。
文坛延州银星闪，归去天幕耀八方。
师者长者离苦乐，心香一炷祭贤殇。

哭银笙老师

程良宝

惊闻噩耗冷寒侵，天不怜人痛彻心。
沮水河边随步履，桥山脚下坦胸襟。
亦师亦友情堪寄，投味投缘诗可吟。
君自匆匆乘鹤去，再求教诲向何寻。

悼同乡师公银笙

卢晓霞

文星悲陨坠，垂首致哀吟。
笔绘山川秀，梦摇河汉深。
三千经世句，一颗爱才心。
存史华章在，经时播德音。

悼师银笙老师

闫伟东

长空大风诉别离，
英灵驾鹤升天际。
千山万水低声咽，
银色笙歌响大地。

笔绘山川秀 名因文章显

忆师银笙先生

这四十多年来，银笙一直是我的挚友。我在延安工作时，他所主办的《延安报》，给我提供了极多的发表机会；我甫一有点儿成绩，他亲手给我拍照，在报纸上宣扬。分别之后，我们都是主动通着信息，互相勉励。银笙的人品，堪称师表；银笙的创作，给延安和中国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。

刘成章
2022年12月25日

他是一个叫人尊重的人，一个好作家。人品高尚，为人忠厚。在延安十三年文化文艺界轰轰烈烈的一个时期结束，延安本土作家尚未形成气候、文学创作相对沉寂逊色的年月，银笙等一批文学青年，在上世纪60年代初涌现出来，他是那一批人中的佼佼者，主要领军人物。他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的散文《南泥湾来的客人》影响很大，也给陕北本土作家以巨大激励。对陕北文学艺术的承前启后繁荣崛起，起了重要引领者作用。

新时期，银笙是我们延安作家协会的主席，也是中共延安市委宣传部部长，对新时期延安文学的创作昌盛起了重要领导者作用，作出重大贡献。

残山清风怀旧宇，美乐再难听银笙！银笙的离世，是延安文学界的重大损失。他的高风亮节品德，勤奋的创作精神，将昭著他的文友、知己和延安、陕北文学界同仁，继续他未竟的事业！

史小溪
2022年12月24日

拾零撷碎忆银笙

王天翔

冬至刚过，凛冬即来。惊闻银笙仙逝，给人本就低落的心绪平添了一层阴霾。

银笙长我两岁，儿时的玩伴、发小。那时他头上留条小辫，我经常揪着嘲笑，他也不恼，总是笑嘻嘻。直到后来他当了领导，一见我还是那一副笑模样。

上初中时，他虽高我两级，但共同的爱好使我们走得仍然比较近。1964年，他写的一篇散文《南泥湾来客》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上，在学校引起轰动，也令我对他肃然起敬。那时我就认定他会成为作家。后来，他上了师范，工作在延安，我们见面就很少了，但却一直保持着通讯往来。

1996年，我和惠怀杰、李静策划了“海峡两岸摄影家看壶口”活动，为宣传推介壶口，准备出两本书。一本是厚夫、史小溪编写的《天下壶口记》，另一本我打电话给师银笙请他编写。银笙二话没说，慷慨答应。一个月后，一本沉甸甸的《中国壶口》便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2007年，“宜川县壶口文化研究会”出版我编写的《人间仙境蟒头山》一书，我邀银笙给我写一篇跋文，他仍是毫不迟疑、慷慨应允。很快，这篇《壶口奇峰别有天——跋王天翔主编的〈人间仙境蟒头山〉》便给我发过来了。

银笙对陕北、对家乡宜川这片热土的感情是深厚的，诠释是深刻的，这一点我们从银笙的好多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。2005年前后，银笙给我打电话说，央视给延安做一期半个小时的旅游宣传节目，他给制片人说了，宜川不得少于10分钟，让我好好把宜川的旅游资源介绍一下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银笙的“家乡情结”是很重的。

2013年10月，延安市作协举行第二届换届大会，我和银笙又见面了。他作为第一届的主席在大会上作上一届工作报告。在报告中，当讲到创作成果时，他还脱稿把我获“中国戏剧奖”的事夸了几句，大意是说这个奖规格很高，属国家级之类。

银笙走了，走得很突然；银笙还在，他生命的“笙”还响彻在云水山巅。银笙走了，但往事并未成云烟，虽然零零碎碎、星星点点，然而却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。我用文字把它们穿成以上这一串，强咽悲泪，拾零撷碎，权作对银笙的悼念。

石峡峪洗礼

银笙

站在石峡峪的山上，云起雾涌，沟壑纵横，山林郁郁，心旷神怡，那种开阔、那种舒朗是永生难忘的。

谁能想到，石峡峪中那座普通的木炭窑有那么多的吸引力，竟然会摇撼着神州世界。

那已是30多年前的往事。

因为给省上会议整理一份先进材料，我和同事老白一起来到安塞楼坪公社。这里是张思德烧木炭牺牲的地方，而且全社的工作也不错，我记得材料的题目就是《踏着张思德的脚印前进》。写完稿子，老白说：“咱们也应到张思德牺牲地去祭奠一下。”第二天早晨，我们就顺着当地人指的山路走去。

林，越走越密；路，越走越小。纵横交错的杂树、葛藤、野草几乎把路淹没了，但我们还是摸到了目的地。

半山的土崖下，一孔不大的土窑，红卫兵们用木牌写上“张思德同志牺牲地”，窑口不大，但里面不算小。我和老白在山坡上采了两束野花，编成了花圈，恭恭敬敬地献在炭窑里，又深深地鞠了三个躬。在那一刻，我们是虔诚的、没有杂念的，灵魂深处在战栗，自觉不自觉地回忆起张思德的一生。他这个贫苦农民的儿子，参加革命后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却不居功自傲，只干着平平凡凡的工作——一个警卫团的战士。为了首长们过冬，自觉自愿地来到这深山中烧木炭。木炭窑里面较大，但进出的洞很小。我见过他留下来的那张照片，窑口只能像狗一样爬出爬进。那时没有饱饭吃，没有暖衣穿，他却心甘情愿干着这辛苦的工作，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，他到底为什么？就是为了革命能早日胜利。面对他烧木炭的炭窑，仿佛面对着灵魂的清洗机，面对着一面镜子，照出了我身上的许多“小我”来，主动在内心不时寻找着和张思德的差距，用“完全”“彻底”的尺子丈量着自己的人生。我相信，人们来到这里看一看，想一想，就会心地澄净，懦弱的会变得勇敢，气馁的会振作精神，这就是炭窑深印我心中的印记。

石峡峪的炭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木炭窑，张思德也只是中央警卫团的普通战士。他牺牲后，毛泽东发表了《为人民服务》的光辉演说，使张思德成为“完全”“彻底”为人民服务的典范，从而走进几代中国人的心中。

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，也是人民群众的愿望。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上，“民”一直是一个永不泯灭的主题。夏禹倡导“政在养民”，周公主张“敬德保民”，孔子在《尚书》中说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孟子认为“民为本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，因此，千多年来就有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”的比喻。直到1944年9月8日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，毛主席发表《为人民服务》的讲演，明确阐明了“完全”“彻底”为人民服务的思想。

历史又走过了30多年，但石峡峪一行一直在我的心中珍藏。这些年来，尽管有过被朋友出卖的愤、被人误解的冤、被人造谣的恨、受挫折的痛，种种郁结常使人躁动不安，但一想到石峡峪和张思德，心境立即走向平和，比起张思德这些又算作什么！疯狂年代中“狠斗”的过激做法固不可取，但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却不能减弱。面对现实常有许多担忧，那些所谓的高级“公仆”，嘴上讲着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，可在背地里动辄贪污受贿几百几千万元，用老百姓的话说“腐败不仅令人触目惊心，范围之广已波及班组长”，这种现象与共产党的初衷有多少差距？

如今，安塞县已经在张思德的炭窑前立起了纪念碑，并且修建了停车场，去瞻仰这一处特殊的纪念地是许多有志者的愿望。

我想再一次经受灵魂的洗礼。

也盼望更多的当政者到这里走一走，特别是在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日子里，对照张思德净化一下心灵，吸一点气，充一点电，也主动经受一番洗礼。

塬上风景

银笙

陕北的地形复杂多样。一山有一山的风姿，一水有一水的身形。论起最妙处，当数“塬”。

塬是陕北南部的特有地形，指的是山上的平地。北部的山是浑圆的，走上山顶也就是下山的起点。而塬，是爬上山后竟是平展展的地，尽管塬的两边都有沿，在塬上行走，如在平原上一般。大的如洛川塬、羊泉塬，长近百里，宽也有一二十里。小塬则三五十里不等。

塬的年龄比起山的年龄似乎要年轻一些。据说，远古时期黄土高原是一片大海，随着地壳的变迁，水退了，高原露出了水面。由于水无休无止地冲刷，时间长的，变成了一座座山；时间短的，保留下塬。但不管山或塬，它的形成都不能以世纪来计算了。

塬上好风景。它不像山，给人的是一个狭小的空间。走在山中，总有一种压抑感。站在塬上，极目远望，无遮无拦。若是夏天的傍晚，一天的火烧云变来变去，你看得是那么清，那么细。塬似乎离天近了许多，一天的云锦和五彩的塬连成一体，你分不清哪儿是天，哪儿是地。若是秋夜，蓝蓝的天是那么开阔，一天的星斗闪闪烁烁，你觉得天是那么遥远。凉风从塬上刮过，若仙风拂面，如入苍穹，你感到了舒畅，感到一种旷古的美。

塬也是很古老的，古老到驮不动历史的重负。多少美丽的传说给塬镀上了光彩，光轩辕黄帝就不知赋予人们多少想象。

黄帝是我们民族的祖先。古塬上的黄帝陵埋下华夏子孙多少寄托？塬下的黄帝庙香火繁盛了两千多载，但居然没有一尊黄帝的塑像！我常常想，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年代太久远了人们无法塑造？还是因为那时缺少先进技术无法为黄帝照相、绘画？

去年重阳节，在古塬上举行了盛大的祭祖活动。节目中有一个先民祭祖的演出，让我心灵发生了长久的震撼。

祭祖时，先民们穿着草叶制作的衣服，虔诚地边舞边拜，表达了先民对黄帝的崇敬。尽管他们的表演不是高超的，但总模拟了一个原始的仪式，展示了先民生活的一个侧面。几分钟的表演让人久久不能忘怀，眼前时不时便浮现出演出时的情景。

古塬与黄帝连在一起，足证明塬的古老了。古塬的每一寸土地，都能说出许多古老的故事。

传说当年王莽追杀刘秀，刘秀一古脑地跑到古塬上。他在前边跑，王莽在后边追。塬畔上突然遇见一片酸枣林。酸枣树浑身长满刺，每根刺的下面还长着弯钩。刘秀走一步，弯钩把他的衣服钩一下，速度大大减慢。眼看追兵已近，他口中喃喃念道：“酸枣林啊酸枣林，如能救我刘秀一命，我让这塬上的酸枣树都不长钩。”这一祈祷感动了上苍，酸枣树的弯钩突然一下子都掉了。直至今日再没长出弯钩，这是古塬上酸枣树和别的地方的酸枣树的最大差别。

刘秀跑上古塬后跑得更快了，可追兵也快了。塬上无遮无拦，他人困马乏。正在走投无路时，看到一个农夫正在犁地，他翻身下马，让马向前跑去，他躲在犁沟中。追兵从身边跑过了，并没发现刘秀。刘秀拣了性命重整旗鼓，终于夺得了东汉江山。

被岁月剥蚀得比较长的小塬，也都是一部浓缩的古今风景。或站立着一座古塔，或保留着一座古寺。那塔那寺讲述了多少或喜悦或凄凉或悲壮或绵软的故事，只有叩响它们的心扉才会畅出历史的河流。

塬上好风景。

踯躅在塬上，那田土与往日大不一般了。宽大叶子的烤烟一株株地从塑料地膜下长出来，迎风挺立，抖起了新的威风。那一片片苹果园，吸收了高原的阳光和雨露，把特有的滋味甜遍了神州大地。那高高的杨树林伸开巨大的臂膀，把高原画成一个个方阵，变成美丽的图画。

夜晚来临的时候，塬上是另一风景：千万支烟囱中放出袅袅的炊烟，渐渐黯淡了天空、黯淡了塬面、黯淡了人影。只有小城里灯火通明，像是亮亮的航标，吸引着远远近近的人们步入甜甜的夜生活。

塬整个儿隐没了。只有灯火正红。

对银笙散文的评价

如果我们执意要给银笙的散文来一个审美界定的话，那么深厚的生活内涵，真诚的生命体验，简约熨帖的语言，朴实辽远的风格，就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语言陈述。不过，这种界定，总给人难以尽意的感觉。因为任何抽象的表述相对于原生质的对象来说，总是一个相形见绌的行为。所以，你要了解银笙的陕北心，你要感受银笙的陕北情，你要读懂银笙的陕北文，你要领略银笙的陕北文的美，那你就走进他营构铸建的这个陕北散文世界吧。那里边才是活脱脱的、厚生生的、亮哇哇的、绿灿灿的、红艳艳的一个审美所在。触之心动，目之情飞，感之难言，悟之有得，到了那个世界，只要你真心游历了，只要你真心感应了，用不了多少时辰，你也就会爱上这片土地。因为你还没有觉察时，你的心也已辽远起来了。

在陕北的黄土高坡上，吹奏他生命的“笙”。于是，黄格冒冒的山梁上，点点新绿努出。在灰不溜溜的河川里，有清格凌凌的流水涌出。笙声，悠扬辽远，传到山里，山醉了；荡到水上，水醉了。也于是，吹笙人站在更高的梁峁上，又举起了他的“笙”。

——马至融《生命中最美丽的情结——银笙的陕北情结与他的散文世界》

陕北对于银笙来说，正是这样的一方土地，它给予了他感悟生活的灵气和艺术创作的才情。银笙以他的生花妙笔和一腔赤子情怀，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独具美感的陕北风景。

银笙的散文是陕北人写陕北的散文，写陕北人所关心的事情，写陕北老百姓的心里话。他的身上流淌着陕北人的血，在他散文里也流淌着这样的血液，他以富有哲理性的笔触，描绘了陕北自然风光、民俗风情和独有的革命历史积淀。作品中鲜明的地域指向，像是一首首回环往复的乡土恋歌。

作为一名老作家，银笙凭自己对散文创作的一腔热情，不断总结、摸索，其散文创作老而善变，就近年来出版的散文集和散见于报刊的散文而言，明显增强了思维空间与文化包容量，真可谓老树又绽新枝。

——梁向阳、葛琦《文学高地的执着追求与坚守——银笙散文创作浅论》